

古文今译,也是一种翻译。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名家精译古文观止》前言中,有一段关于“直译”和“意译”的论述。

# 古文的翻译

周克希

其中说,直译固然忠实,但它蛮呆很硬的方法仿佛给原作穿上硬邦邦的金属甲冑,少了些灵动而多了些僵直,走起路来难免不太自然。而所谓意译,亦即过分自由发挥的译文,则是以赝品来替代真品,以译者泯灭作者。前一种方法可能连累原文,使读者倒了胃口,连读原文的兴趣都被打消;后一种方法也可能殃及原文,使读者以为译文便是原文而不再去读原文。所以,编辑部邀请了一批古典文学功底深厚的专家学者来今译《古文观止》,请他们采取“意译”和“直译”相结合的方式,有一定的自由,不死



闲读抄

较,差距很容易看出来。随手举个例子,《岳阳楼记》最后一句中的“微斯人,吾谁与归?”现在译作“除了这种充满了爱心的人,我还能去追随谁呢!”跟其他译本的“不是这种人,我与谁一道归去呢!”或“没有这样品德高尚的人,我和谁去游呢!”相比,“追随”的确更好——“一道归去”含混失准,“交游”则格局太小。王鼎钧在《(古文观止)化读》中这样写:“‘吾谁与归’,我和谁一伙?文言特别句法。”用词似乎过于口语化了些,意思却是更精准了。也许可以说是“词糙意不糙”吧。



## 秋雨

齐铁偕 诗书画

书里不知时序深,寂然秋院雨沉沉。闲行一径通湖色,落叶如愁寸寸深。

## 一生二,二生三

戴逸如

看了前不久“夜光杯”《十日谈》栏目刊登的一组“怀念巴老”的文章,不禁想起了自己和巴老的一些往事。记得那年,为庆贺巴金先生百岁华诞,众缘聚合,我接下了《随想录绘本》的编绘任务,潜心创作。我真想再去当面请教聆听巴老的意见,可惜,巴老此时病卧医院。不想承,由此,一生二,二生三,我竟有幸参与了为巴老庆生做的三件事。

《随想录绘本》书成,十六开线装本,全彩印,很是精美。上海图书馆还特别加印了一本编号限定版,贴有版画家倪建明特制专属藏书票。十多年以后,巴金故居周立民馆长主持重版《随想录绘本》,设计制作了十分精美的大开本洋装画册和二十开普及本,寄托了对巴老绵绵无尽的怀念之情。

在编绘《随想录绘本》过程中,陶艺家谈桃林来访,聊起他策划的“中国文化名人茗壶系列”已陆续推出,不知道接下来做哪位为好。我脱口而出,巴老百岁华诞在即,就做巴老寿诞茗壶吧。桃林一听大喜,说,那这把壶便由你设计了。我欣然接下。设计是桩严肃的事,尤其是为巴老,岂能马虎。这把壶的每一个部件都必须贴合巴老。壶身不宜沿用传统造型,可采用心形,以体现巴老的那颗赤子之心。材料嘛,当然用红泥。滴子是一朵初放的玫瑰,百花中,巴老偏爱玫瑰。巴老热爱和平,就让鸽子化身成壶嘴。把手嘛,便是寿星之耳,有着大大的耳垂。此壶请紫砂大师徐秀棠监制,由他的高足赵洪生手制。壶正面刻巴老手迹“把心交给读者”。这六个字巴老写过多次,我请巴老女儿小林选定最完美的一幅。壶背用铁骨铮铮的红梅,由秀棠手刻。此壶限量十八把,梅花把把不同。第一号壶,敬献巴老。

为了此壶,桃林与我数赴宜兴。一次,紫砂大师顾绍培设宴,席间相谈甚欢。绍培聊到北京某机构请他做一个花瓶,他都设计好了,却没了下文,殊为可惜。我灵感乍现,说,何不为巴老特制一个紫砂花瓶庆生呢?绍培连声说好。绍培高兴,具体描述了他设计好的瓶型。我建议道,不妨糅合寿桃与提笔的元素加以适当变形。

绍培两眼放光,说,“有了这个,我的心里已然成形。有了我的字嘛,要你写了。”我说,请位对巴老有感情的大书家写吧。绍培说,不,就你了。不日瓶成,喜气洋洋的桃瓶上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:“丹心日月光”。

往事历历,竟然已成追忆。

括字眼,又有一定的限制,时时紧跟原文。如此精译的成果,是显而易见的。将这个译本与以往的其他译本相比

# “记住他,姜文”

列孚

1979年,我负责一份电影刊物叫《中外影画》。当时,李翰祥导演从筹备开拍到开机拍摄《火烧圆明园》《垂帘听政》,《中外影画》获得了独家报道两片拍摄的机会。杂志计划出特刊。因为要为两部电影做特刊,我们便需要不时从香港到北京,跟随李翰祥导演和他的摄制组采访,这样我就跟刘晓庆等人熟络起来。后来,我还为刘晓庆出版自传《我的路》一书,提供了很多帮助。

之后,大约在1984年冬的某天,忽然接到刘晓庆从深圳蛇口打来的电话,邀我到蛇口一游,帮她当时的丈夫陈国军看一下剧本《大清炮队》,提点意见。我有点意外,在刘晓庆的一再要求下,只好答应了下来。当天下午我便从香港乘船到了蛇口,然后到了刘晓庆靠近海边的住处,和她跟陈国军一起吃晚餐,边吃边东拉西扯一番后,入住了刘晓庆为我订好的酒店,看剧本。次日早上一起边吃早餐边谈我对剧本的意见和想法。

一晃又一年,1985年,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在广州成立,刘晓庆是这个协会负责人之一。她后来告知我,是她提出来邀我出席这次成立活动的,我连谢不迭。又过了两年,刘晓庆、姜文来港,为的是他俩合演的《春桃》在港公映。晚上片方请吃饭,刘晓庆见了,马上将姜文拉过来,向我介绍:“记住他,姜文,未来中国电影就是以他为首的了!”



## 采橘子

姚俊

在初冬的暖阳下,老家院子里那棵橘子树,如同一位沉默的长者,静静地守候着岁月的流转。它的枝干粗壮而有力,绿叶间挂满了金灿灿、黄澄澄的橘子,它们像一盏盏小灯笼,照亮了整个小院,也照亮了我的心房。空气中弥漫着橘子特有的清新香气,让人忍不住深呼吸,仿佛能吸进满满的惬意和甜蜜。我站在树下,仰望着那些金黄的橘子,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这些橘子,不仅仅是果实,它们承载着家族的记忆,见证了岁月的变迁。

我拿起一把剪刀,提上一只篮子,准备开始我的采橘之旅。我蹑手蹑脚地攀上树干,每一步都小心翼翼,生怕惊扰了这些小心翼翼的金色精灵。我寻找那些最饱满、最诱人的橘子。每一颗橘子都像是大自然的馈赠,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,显得格外鲜艳。

我用剪刀剪下一颗橘子。刚开始,我还显得有些笨拙,不是够不到高处的橘子,就是摘下来的橘子不小心掉到了地上。但很快,我就掌握了技巧,先

苗。只见她神秘兮兮地从后院拖来一袋猪粪。我捂着鼻子,像侦探一样好奇地地问母亲:“你这是要干什么?”母亲一脸得意,笑着说:“这可是宝贝,别看它现在臭,以后吃橘子可甜可香啦!”我一脸蒙圈,心里嘀咕:“这逻辑,我读书少,你别骗我。”但我还是决定保持距离,毕竟,那味道,比吃了臭豆腐还上头。于是,我像一只被臭气熏跑的小狗,一溜烟跑到院子的另一边,开始玩我的陀螺游戏。

时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如今我沉浸在这宁静而美好的时光里,忘却了城市的喧嚣,忘记了时间的流逝。每一颗橘子的采摘,都像是在与父辈对话,感受着他们当年种下这棵树时的期待与心情。

偶尔,我会停下来,剥开一颗橘子,那酸甜的汁液在口中爆开,唤醒了儿时的记忆。那些在树下嬉戏的日子,那些与家人一起品尝橘子的温馨时光,都随着这酸甜的味道,一一浮现。采橘子,不仅仅

是为了收获果实,更是为了体验生活,感受季节的更迭,享受那份宁静与悠远。当篮子装满,我带着满满的收获,也带着满满的回忆,缓缓走下树来。

在这个冬日里,我与橘子树共同完成了一场关于收获的仪式。我将这些橘子带回沪上,与家人共享,让这份甜蜜和温馨,在生活中流淌。

后来总算搬上了舞台。我居上海后,与金正平的交往少了,一年也见不上一次面。今年10月,我在南国的一个剧场,看一部新创作的歌剧,开演前,接到他儿子的信:遵其嘱,已海葬。五天前的10月4日,金先生平静离世,享年九十六岁。我不知金先生是否画画。他的岳父是大名鼎鼎的画家叶浅予,他的夫人不以绘画为职业,但工笔花卉画得相当好。金先生即便一笔不画,美术修养是直抵鉴赏家的水平,他曾指着自家墙上的名家之作,考问我是否晓得作者,问我对其画风怎么看。

两个虚中有实的梦,关联似有若无,恰似一首《梦幻曲》。

蒋力

打听。我告诉他,展厅就在前面,J君的画只有两幅。带他去了展厅,迎面即见J君。

梦醒后,我忽然意识到J君是我认识的金正平先生。金正平是位音乐家,他演过歌剧,指挥过歌剧,编写过歌剧剧本,担任过歌剧作曲,与我为歌剧的事吵过嘴、翻过脸,然后和好如初。70多年前他进歌剧院工作,近30年前我进歌剧院工作。我们曾共同创作一个剧目。这个剧目

于1694年。这一年,八大六十九岁。从册页首页的题跋中得知,这本二十多页的画册是为友人“退翁”而作。退翁是谁?有学者认为是明朝遗民的中心人物、灵岩寺高僧李洪储,僧名继起,号退翁。但据考证,僧人继起在《安晚帖》创作之前就已经离世。后人猜测,二人虽无交集,但八大为了表达对继起的怀念,创作了《安晚帖》。也有说法认为“退翁”另有其人。

六十九岁的八大山人,生命进入晚年,迎来了创作的成熟期。这令我联想到元代画家黄公望,在78岁高龄开始创作《富春山居图》。二人的共同之处在于,早年皆为苦厄的境遇所逼迫,从俗世出离,一人向佛,一人趋道。晚年,是他们的“悟道”期,半生尘埃落定,坎坷境遇已成烟云,愤怒、委屈、不解、孤寂,种种情绪渐熄,最终达成了与自己的和解。蒙尘的珠宝,历

经苦难的磨砺之后,散发出耀眼的光亮。很难想象,在《安晚册》中题诗“闻君善吹笛,已是无踪迹。乘舟上车去,一听主与客”的八大山人,还是当年那个控诉“墨点无多泪点多,山河仍是旧山河”的前朝遗民。该册页中画一巨石,笔势轻柔,不再险峻凸危,而是圆润劲可爱。小花一朵,向右倾斜呼应,二者是超越物种的知音,是茫茫天地中的“主与客”。《瓶花》一页,瓶中插花,花枝不是悦人眼目地挺立,而是顺势低垂,极度松弛。《玉兰》一页,已然是八大自由灵动的心化为花朵,超越了形似的藩篱。《竹石》一页,竹与石混沌相杂,石不坚硬,竹不挺拔,二者混为一境。还有,《鸟石》中那只栖息的鸟,最能与《安晚》主题相符。兀自立于孤石之上,这只打盹的鸟,神态安然,嘴角似乎挂着笑。

《安晚册》中的每一页,都随意、轻盈,完全没有要绘制旷世巨作的野心,却暗含巨大的精神能量,任天机自然流淌。安,一个多么抚慰人心的字眼。晚年的八大山人,终于心安了,不再与山河破碎的荒诞世界相抗衡,而是在心灵的层面开拓出全新的天地。安晚,并非晚年思维钝化、不参世事,而是透彻之后的安定与平和。“安晚”的典故,来自南朝的绘画理论家宗炳。传说宗炳年轻时到处游历,年纪大了腿脚不灵,便将以前所游的山川绘成图画,贴于墙壁,卧游以自娱。八大山人笔下,营造的同样是一个可以遨游的精神世界。

三百多年前,当八大山人为了自己的绘画册页题写“安晚”二字的时候,怎么也不会想到,他在向一个女子道晚安呢。此刻,夜已深。晚安一词,也有意境。清夜无尘,愿每一个心灵明澈安宁。

深秋时节,北京的友人纷纷在网上晒出七彩斑斓的悬铃木、鹅掌楸和七叶树,陶然亭的落日和银杏落叶。难怪郁达夫当年要从杭州赶回北平去饱尝故都的秋味:“江南,秋当然是有的,但草木凋得慢,空气来得润,天的颜色显得淡,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……秋,秋,秋,秋,秋的意境与姿态,总看不饱,尝不透,赏玩不到十足。秋并不是名花,也并不是美酒,那一种半开、半醉的状态,在领略秋的过程上,是不合适的。”

然而话说回来,江南的秋也自有妙处。这几年每到深秋,台州玉环的好友都会寄来一箱文旦。一开箱就闻见芸香科植物特有的芳香。把文旦从纸箱里移到茶几上这一会儿工夫,指尖已经沾染了幽香。这香气不像柑橘香的调子那么跳跃,而是大青衣般文雅的冷香,让人有种幸福感,可是又觉得怅然,是知晓秋光美妙却易逝之后的惆怅。划开文旦的皮,将它与果肉剥离时香雾喷溅而出,这瞬间令我有点眩晕。文旦味美,而且经得存放,放置一段时间,水分蒸发后甜度更高,这个过程有个优美的专门用语叫“辞水”。

居住在上海,秋天的大闸蟹也是时令风物,不吃上几回蟹,这一季仿佛就白过了。如今物流便捷,北方也能吃得到大闸蟹,但在扑面而来的湖风中看夕阳,亲眼看着蟹将一网大闸蟹拽出水面,必须到现场才能亲历。

江南多湿,但也不免秋燥。秋日适宜喝乌龙茶。今秋觅得两款精致的茶食。一款是山楂糕,山楂鲜果制浆,再加入点睛的橘皮,清爽的橘香让酸甜的山楂味有了层次;另一款是茶熏黑豆,笋和黑豆经过茶水卤煮和晾晒,浸染了茶香又不失本味,咸鲜有韧劲。喝上一小杯滚烫的乌龙,佐以一碟不易饱的茶食,心想:尽管称不上飒爽,秋天毕竟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。

戴 蓉

江南多湿,但也不免秋燥。秋日适宜喝乌龙茶。今秋觅得两款精致的茶食。一款是山楂糕,山楂鲜果制浆,再加入点睛的橘皮,清爽的橘香让酸甜的山楂味有了层次;另一款是茶熏黑豆,笋和黑豆经过茶水卤煮和晾晒,浸染了茶香又不失本味,咸鲜有韧劲。喝上一小杯滚烫的乌龙,佐以一碟不易饱的茶食,心想:尽管称不上飒爽,秋天毕竟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。

的流逝。每一颗橘子的采摘,都像是在与父辈对话,感受着他们当年种下这棵树时的期待与心情。偶尔,我会停下来,剥开一颗橘子,那酸甜的汁液在口中爆开,唤醒了儿时的记忆。那些在树下嬉戏的日子,那些与家人一起品尝橘子的温馨时光,都随着这酸甜的味道,一一浮现。采橘子,不仅仅

是为了收获果实,更是为了体验生活,感受季节的更迭,享受那份宁静与悠远。当篮子装满,我带着满满的收获,也带着满满的回忆,缓缓走下树来。

在这个冬日里,我与橘子树共同完成了一场关于收获的仪式。我将这些橘子带回沪上,与家人共享,让这份甜蜜和温馨,在生活中流淌。

后来总算搬上了舞台。我居上海后,与金正平的交往少了,一年也见不上一次面。今年10月,我在南国的一个剧场,看一部新创作的歌剧,开演前,接到他儿子的信:遵其嘱,已海葬。五天前的10月4日,金先生平静离世,享年九十六岁。我不知金先生是否画画。他的岳父是大名鼎鼎的画家叶浅予,他的夫人不以绘画为职业,但工笔花卉画得相当好。金先生即便一笔不画,美术修养是直抵鉴赏家的水平,他曾指着自家墙上的名家之作,考问我是否晓得作者,问我对其画风怎么看。

两个虚中有实的梦,关联似有若无,恰似一首《梦幻曲》。

蒋力

打听。我告诉他,展厅就在前面,J君的画只有两幅。带他去了展厅,迎面即见J君。

梦醒后,我忽然意识到J君是我认识的金正平先生。金正平是位音乐家,他演过歌剧,指挥过歌剧,编写过歌剧剧本,担任过歌剧作曲,与我为歌剧的事吵过嘴、翻过脸,然后和好如初。70多年前他进歌剧院工作,近30年前我进歌剧院工作。我们曾共同创作一个剧目。这个剧目

于1694年。这一年,八大六十九岁。从册页首页的题跋中得知,这本二十多页的画册是为友人“退翁”而作。退翁是谁?有学者认为是明朝遗民的中心人物、灵岩寺高僧李洪储,僧名继起,号退翁。但据考证,僧人继起在《安晚帖》创作之前就已经离世。后人猜测,二人虽无交集,但八大为了表达对继起的怀念,创作了《安晚帖》。也有说法认为“退翁”另有其人。

六十九岁的八大山人,生命进入晚年,迎来了创作的成熟期。这令我联想到元代画家黄公望,在78岁高龄开始创作《富春山居图》。二人的共同之处在于,早年皆为苦厄的境遇所逼迫,从俗世出离,一人向佛,一人趋道。晚年,是他们的“悟道”期,半生尘埃落定,坎坷境遇已成烟云,愤怒、委屈、不解、孤寂,种种情绪渐熄,最终达成了与自己的和解。蒙尘的珠宝,历

经苦难的磨砺之后,散发出耀眼的光亮。很难想象,在《安晚册》中题诗“闻君善吹笛,已是无踪迹。乘舟上车去,一听主与客”的八大山人,还是当年那个控诉“墨点无多泪点多,山河仍是旧山河”的前朝遗民。该册页中画一巨石,笔势轻柔,不再险峻凸危,而是圆润劲可爱。小花一朵,向右倾斜呼应,二者是超越物种的知音,是茫茫天地中的“主与客”。《瓶花》一页,瓶中插花,花枝不是悦人眼目地挺立,而是顺势低垂,极度松弛。《玉兰》一页,已然是八大自由灵动的心化为花朵,超越了形似的藩篱。《竹石》一页,竹与石混沌相杂,石不坚硬,竹不挺拔,二者混为一境。还有,《鸟石》中那只栖息的鸟,最能与《安晚》主题相符。兀自立于孤石之上,这只打盹的鸟,神态安然,嘴角似乎挂着笑。

《安晚册》中的每一页,都随意、轻盈,完全没有要绘制旷世巨作的野心,却暗含巨大的精神能量,任天机自然流淌。安,一个多么抚慰人心的字眼。晚年的八大山人,终于心安了,不再与山河破碎的荒诞世界相抗衡,而是在心灵的层面开拓出全新的天地。安晚,并非晚年思维钝化、不参世事,而是透彻之后的安定与平和。“安晚”的典故,来自南朝的绘画理论家宗炳。传说宗炳年轻时到处游历,年纪大了腿脚不灵,便将以前所游的山川绘成图画,贴于墙壁,卧游以自娱。八大山人笔下,营造的同样是一个可以遨游的精神世界。

## 十日谈

你心中的好东西

责编:郭影

# 江南深秋

戴蓉

深秋时节,北京的友人纷纷在网上晒出七彩斑斓的悬铃木、鹅掌楸和七叶树,陶然亭的落日和银杏落叶。难怪郁达夫当年要从杭州赶回北平去饱尝故都的秋味:“江南,秋当然是有的,但草木凋得慢,空气来得润,天的颜色显得淡,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……秋,秋,秋,秋,秋的意境与姿态,总看不饱,尝不透,赏玩不到十足。秋并不是名花,也并不是美酒,那一种半开、半醉的状态,在领略秋的过程上,是不合适的。”

然而话说回来,江南的秋也自有妙处。这几年每到深秋,台州玉环的好友都会寄来一箱文旦。一开箱就闻见芸香科植物特有的芳香。把文旦从纸箱里移到茶几上这一会儿工夫,指尖已经沾染了幽香。这香气不像柑橘香的调子那么跳跃,而是大青衣般文雅的冷香,让人有种幸福感,可是又觉得怅然,是知晓秋光美妙却易逝之后的惆怅。划开文旦的皮,将它与果肉剥离时香雾喷溅而出,这瞬间令我有点眩晕。文旦味美,而且经得存放,放置一段时间,水分蒸发后甜度更高,这个过程有个优美的专门用语叫“辞水”。

居住在上海,秋天的大闸蟹也是时令风物,不吃上几回蟹,这一季仿佛就白过了。如今物流便捷,北方也能吃得到大闸蟹,但在扑面而来的湖风中看夕阳,亲眼看着蟹将一网大闸蟹拽出水面,必须到现场才能亲历。

江南多湿,但也不免秋燥。秋日适宜喝乌龙茶。今秋觅得两款精致的茶食。一款是山楂糕,山楂鲜果制浆,再加入点睛的橘皮,清爽的橘香让酸甜的山楂味有了层次;另一款是茶熏黑豆,笋和黑豆经过茶水卤煮和晾晒,浸染了茶香又不失本味,咸鲜有韧劲。喝上一小杯滚烫的乌龙,佐以一碟不易饱的茶食,心想:尽管称不上飒爽,秋天毕竟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。

戴 蓉

江南多湿,但也不免秋燥。秋日适宜喝乌龙茶。今秋觅得两款精致的茶食。一款是山楂糕,山楂鲜果制浆,再加入点睛的橘皮,清爽的橘香让酸甜的山楂味有了层次;另一款是茶熏黑豆,笋和黑豆经过茶水卤煮和晾晒,浸染了茶香又不失本味,咸鲜有韧劲。喝上一小杯滚烫的乌龙,佐以一碟不易饱的茶食,心想:尽管称不上飒爽,秋天毕竟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。

是为了收获果实,更是为了体验生活,感受季节的更迭,享受那份宁静与悠远。当篮子装满,我带着满满的收获,也带着满满的回忆,缓缓走下树来。

在这个冬日里,我与橘子树共同完成了一场关于收获的仪式。我将这些橘子带回沪上,与家人共享,让这份甜蜜和温馨,在生活中流淌。

后来总算搬上了舞台。我居上海后,与金正平的交往少了,一年也见不上一次面。今年10月,我在南国的一个剧场,看一部新创作的歌剧,开演前,接到他儿子的信:遵其嘱,已海葬。五天前的10月4日,金先生平静离世,享年九十六岁。我不知金先生是否画画。他的岳父是大名鼎鼎的画家叶浅予,他的夫人不以绘画为职业,但工笔花卉画得相当好。金先生即便一笔不画,美术修养是直抵鉴赏家的水平,他曾指着自家墙上的名家之作,考问我是否晓得作者,问我对其画风怎么看。

两个虚中有实的梦,关联似有若无,恰似一首《梦幻曲》。

蒋力

打听。我告诉他,展厅就在前面,J君的画只有两幅。带他去了展厅,迎面即见J君。

梦醒后,我忽然意识到J君是我认识的金正平先生。金正平是位音乐家,他演过歌剧,指挥过歌剧,编写过歌剧剧本,担任过歌剧作曲,与我为歌剧的事吵过嘴、翻过脸,然后和好如初。70多年前他进歌剧院工作,近30年前我进歌剧院工作。我们曾共同创作一个剧目。这个剧目

于1694年。这一年,八大六十九岁。从册页首页的题跋中得知,这本二十多页的画册是为友人“退翁”而作。退翁是谁?有学者认为是明朝遗民的中心人物、灵岩寺高僧李洪储,僧名继起,号退翁。但据考证,僧人继起在《安晚帖》创作之前就已经离世。后人猜测,二人虽无交集,但八大为了表达对继起的怀念,创作了《安晚帖》。也有说法认为“退翁”另有其人。

六十九岁的八大山人,生命进入晚年,迎来了创作的成熟期。这令我联想到元代画家黄公望,在78岁高龄开始创作《富春山居图》。二人的共同之处在于,早年皆为苦厄的境遇所逼迫,从俗世出离,一人向佛,一人趋道。晚年,是他们的“悟道”期,半生尘埃落定,坎坷境遇已成烟云,愤怒、委屈、不解、孤寂,种种情绪渐熄,最终达成了与自己的和解。蒙尘的珠宝,历

经苦难的磨砺之后,散发出耀眼的光亮。很难想象,在《安晚册》中题诗“闻君善吹笛,已是无踪迹。乘舟上车去,一听主与客”的八大山人,还是当年那个控诉“墨点无多泪点多,山河仍是旧山河”的前朝遗民。该册页中画一巨石,笔势轻柔,不再险峻凸危,而是圆润劲可爱。小花一朵,向右倾斜呼应,二者是超越物种的知音,是茫茫天地中的“主与客”。《瓶花》一页,瓶中插花,花枝不是悦人眼目地挺立,而是顺势低垂,极度松弛。《玉兰》一页,已然是八大自由灵动的心化为花朵,超越了形似的藩篱。《竹石》一页,竹与石混沌相杂,石不坚硬,竹不挺拔,二者混为一境。还有,《鸟石》中那只栖息的鸟,最能与《安晚》主题相符。兀自立于孤石之上,这只打盹的鸟,神态安然,嘴角似乎挂着笑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